

午夜文丛

赵家鹤 曾晓阳 余中先 译

SAMUEL BECKETT

贝克特选集

是如何

COMMENT C'EST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4

贝克特选集(4)
是如何

萨缪尔·贝克特 著

赵家鹤 曾晓阳 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终局	赵家鹤 译	(1)
默剧一	赵家鹤 译	(77)
默剧二	赵家鹤 译	(87)
画面	曾晓阳 译	(93)
是如何	余中先 译	(101)

终局

赵家鹤 译

献给罗杰·勃林

1957年4月1日,《终局》首次以法语演出于伦敦王家剧场,角色分配如下:

纳格	乔治·阿代
耐尔	克利斯蒂娜·金格
哈姆	罗杰·勃林
克劳夫	让·马丁

同月,该剧在巴黎香榭丽舍小剧场再次上演,仍是原班演员,惟耐尔一角由杰迈娜·德·法朗士担任。

舞台上无家具。

淡灰色的光线。

左右墙上，景深处，高高地开着两扇小窗，遮着窗帘。

舞台前部的右侧有一扇门。靠近门的墙上挂着一幅颠倒的画。

舞台前部的左侧，一块旧的床单蒙着两个挨在一起的家用垃圾桶。

舞台中央，哈姆裹着一条旧床单坐在一把轮椅上。

克劳夫一动不动地站在轮椅旁，看着哈姆。

他关节僵硬、步履踉跄地走到左侧窗下。他看着左侧那扇窗，头朝后仰着。他转过头，看右侧那扇窗。他走到右侧窗下。他看着右侧那扇窗，头朝后仰着。他转过头去看着左侧那扇窗。他走了出去，旋即拿了一把梯子回来。

终局

他把梯子放在左侧窗下，登上梯子，拉开窗帘。他从梯子上下来，朝右侧那扇窗走了六步，又回去拿那把梯子，把它放在右侧窗下，爬了上去，拉开窗帘。他从梯子上下来，朝左侧那扇窗走了三步，又回去拿梯子，把它放在左侧窗下，爬了上去，看着窗外。一笑。他从梯子上下来，朝右侧那扇窗走了一步，又回去拿梯子，把它放在右侧窗下，站了上去，看着窗外。一笑。他从梯子上下来，走向那两个垃圾桶，又回去拿梯子，拿在手里，又改变了主意，放下梯子，走向垃圾桶，揭开蒙在上面的床单，仔细地把它折好，并把它搭在一条胳膊上。他掀起一个垃圾桶盖，弯下腰，朝垃圾桶里看。一笑。他放下垃圾桶盖。对另一个垃圾桶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哈姆穿着睡袍，戴着一顶毛毡无边圆帽，一块有血迹的大手帕摊开着盖在脸上，脖颈上吊着个哨子，一条花格子旅行毛毯盖在膝上，脚上穿着厚袜，他像是睡着了。克劳夫看着他。一笑。他走向门，停下，回过身，注视着舞台，转身朝着观众。

克劳夫：（目光呆滞，语调平直）终局，这是终局，将要终局，可能将要终局。（略停）谷粒加到谷粒上，一颗接着一颗，有一天，突然地，成了一堆，一小堆，讨厌的一堆。（略

停）他没法再惩罚我。（略停）我躲到我的厨房去，长三米、宽三米、高三米，我只需等着他用哨子叫我。这真是漂亮的立方体，我要靠在桌子上，我要看着墙，等着他吹哨叫我。

他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了一会，然后走出去。他立刻又折了回来，去拿那把梯子，拿着梯子走出去。略停。哈姆动了。他在手帕下打呵欠。他拿开脸上的手帕。露出墨镜。

哈姆：该……（呵欠）……该我……（略停）出牌。（他伸直手臂去取摊开在他面前的那块手帕）旧手帕！（他摘下眼镜，揉眼睛，擦眼镜，重又戴上眼镜，仔细地折叠手帕并小心地把它放入睡袍上部的口袋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合拢指尖）谁的不幸会……（呵欠）……会比我……更甚？当然。那是过去。可现在呢？是我的父亲？（略停）是我的母亲？（略停）是我的……狗的？（略停）啊我愿意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所能承受的。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痛苦都差不多呢？那还用说。（略停）不，绝对是……（呵欠）……这样，（自负地）年年岁越大就越充实。（略停。沮丧地）就越空虚。（他用鼻吸气）克劳夫！（略停）不，这儿就我一个人。（略停）多奇怪的梦……都是复数！这些树林！算了，该结束了，这也是躲避。（略停）可我又犹豫着，犹豫着……该不该结

终局

束。对，正是这样，虽是该结束了，可我又犹豫着……（呵欠）……该不该结束。（呵欠）哎哟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，我最好去睡觉。（他吹了一下哨子。克劳夫马上上场。他在轮椅旁停下）你把空气都熏臭了！（略停）给我铺床，我要睡觉了。

克劳夫：我来扶你起来。

哈姆：然后呢？

克劳夫：我没法一下子又弄你起来又弄你睡觉，我还有事。

略停。

哈姆：你从没见过我的眼睛？

克劳夫：是的。

哈姆：你就从来没有过这种好奇，在我睡着时，取下我的眼镜来看我的眼睛？

克劳夫：把你的眼皮翻起来？（略停）没有过。

哈姆：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的。（略停）好像它们全是白的。（略停）几点了？

克劳夫：跟平时一样。

哈姆：你看过了？

克劳夫：是的。

哈姆：这么说？

克劳夫：零点。

哈姆：本来该下雨的。

克劳夫：不会下的。

略停。

哈姆：除了这，别的怎么样？

克劳夫：我很知足。

哈姆：你觉得自己的状态很正常？

克劳夫：（不快地）我对你说了我很知足。

哈姆：我觉得自己有点古怪。（略停）克劳夫。

克劳夫：嗯。

哈姆：你不感到厌倦吗？

克劳夫：我感到厌倦！（略停）厌倦什么？

哈姆：厌倦……这件……事。

克劳夫：一直都厌倦。（略停）你不厌倦吗？

哈姆：（沮丧地）那就没有理由改变吗？

克劳夫：会结束的。（略停）一辈子都是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回答。

哈姆：伺候我睡觉。（克劳夫不动）去拿毯子。（克劳夫不动）克劳夫。

克劳夫：是。

哈姆：我不会再给你吃任何东西了。

克劳夫：那我们都得饿死。

哈姆：我只给你吃让你饿不死的那一点。你将一天到晚觉得肚子饿。

克劳夫：那我们就饿不死了。（略停）我

终局

去拿毛毯。

他向门走去。

哈姆：这不值。（克劳夫停下）我将每天给你一片饼干。（略停）一片半饼干。（略停）为什么你要和我呆在一起？

克劳夫：为什么你留着我？

哈姆：因为没别的人可留。

克劳夫：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呆。

略停。

哈姆：你还是会离开我的。

克劳夫：我正在试。

哈姆：你不爱我了。

克劳夫：是的。

哈姆：以前你是爱我的。

克劳夫：以前！

哈姆：我太折磨你了。（略停）是吗？

克劳夫：不是的。

哈姆：（愤慨地）我没太折磨你？

克劳夫：不。

哈姆：（舒了口气）哦！终于承认了！（略停。冷冷地）对不起。（略停。放大声）我说，对不起。

克劳夫：我听见了。（略停）你受到伤害了？

哈姆：还不至于。（略停）还没到吃镇静

剂的时候吗?

克劳夫: 是的。

略停。

哈姆: 你的眼睛还行吗?

克劳夫: 不行。

哈姆: 你的腿脚还行吗?

克劳夫: 不行。

哈姆: 但你能活动。

克劳夫: 是的。

哈姆: (粗暴地) 那你活动呀! (克劳夫一直走到舞台深处的墙边, 把额头和双手靠在墙上) 你在哪儿?

克劳夫: 在这儿。

哈姆: 回来! (克劳夫回到轮椅边原先他站的位置上) 你在哪儿?

克劳夫: 在这儿。

哈姆: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?

克劳夫: 我没有搞这种阴谋的勇气。

略停。

哈姆: 你去给我找两个自行车轮子。

克劳夫: 不会再有自行车轮子了。

哈姆: 你把你的自行车怎么样了?

克劳夫: 我从来就没有过自行车。

哈姆: 这不可能。

克劳夫: 当还有自行车时, 我曾经为能有

终局

上一辆而哀求过你。我跪倒在你的脚下哀求，你把我撵走了。现在再也没有自行车了。

哈姆：那你怎么去的，当你去看我那些可怜的人时？你一直是走路去的？

克劳夫：有时骑马。（一只垃圾桶的盖子升起，露出了纳格的两只手。接着头也露了出来，头上戴着顶睡帽。肤色极白，纳格打了个呵欠，然后听着）我走了，我还有事。

哈姆：厨房里有事？

克劳夫：是的。

哈姆：离开这儿，那就是死。（略停）好吧，走吧。（克劳夫下场。略停）快到头了。

纳格：我的粥！

哈姆：该死的当爹妈的！

纳格：我的粥！

哈姆：不会再有老人了！吃的，吃的，他们就想着这个！（他吹哨子。克劳夫进来。他在轮椅边停下）哟！我还以为你要离开我了。

克劳夫：啊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

纳格：我的粥！

哈姆：把他的粥给他。

克劳夫：没有粥了。

哈姆：（对纳格）没有粥了。你将永远不会再有粥了。

纳格：我要我的粥！

哈姆：给他一块饼干。（克劳夫出去）该死的淫夫！你那残疾的肢体怎么样了？

纳格：别管我残疾的肢体。

克劳夫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块饼干。

克劳夫：我回来了，拿来了饼干。

他把饼干放在纳格手里，他拿着饼干，摸摸，闻闻。

纳格：（叹着气）这是什么呀？

克劳夫：这是正宗的饼干。

纳格：（还是叹着气）这么硬！我没法吃！

哈姆：把他关进去！

克劳夫把纳格塞进垃圾桶里，重新盖上盖子。

克劳夫：（回到轮椅旁原先的位置上）但愿老者有识！

哈姆：你坐到垃圾桶上去。

克劳夫：我没法坐。

哈姆：这倒是真的。我却没法站起来。

克劳夫：是这么回事。

哈姆：各有所短。（略停）没电话吗？（略停）我们不开开玩笑？

克劳夫：（想了想）我不想再开玩笑。

哈姆：（想了想）我也一样。（略停）克劳夫。

克劳夫：嗯。

终局

哈姆：大自然把我们忘了。

克劳夫：没有大自然了。

哈姆：没有大自然！你说得过分了。

克劳夫：在我们身边是这样。

哈姆：可我们在呼吸，我们在变化！我们在掉头发，掉牙齿！我们的纯真！我们的理想！

克劳夫：这么说，它没忘了我们。

哈姆：可你说再也没有大自然了。

克劳夫：（悲伤地）这世上没人会像我们想得这么古怪。

哈姆：他们不可能想到。

克劳夫：他们错了。

略停。

哈姆：你把自己看成是一块碎片，嗯？

克劳夫：许多块碎片。

略停。

哈姆：不会那么快的。（略停）还没到吃镇静剂的时候吗？

克劳夫：是的。（略停）我走了，我有事。

哈姆：在厨房里？

克劳夫：是的。

哈姆：干些什么，我在想。

克劳夫：看墙。

哈姆：墙！你在墙上看到了什么，在你那